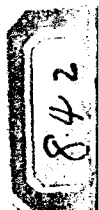


# 迷眼的沙子

胡適題



法國臘皮虛的滑稽劇

迷眼的沙子

趙少侯譯

## 序

臘皮虛是法國十九世紀滑稽劇大家，他不朽的著作，就是「意大利草帽以及 *Le Voyage de M. Perridhon*」，但他所著劇本，有百來種，印成了十大厚本。

我爲什麼要介紹臘皮虛的著作呢？現在新舊戲劇，都在破產時代：上海的「狸貓換太子」「濟顛活佛」魔術戲，就是舊戲破產最近的表示。新劇呢？文學革命的成績，除了介紹幾本易卜生蕭伯納的劇本以外，也沒有什麼可紀的地方，至於那種「四不像的」「文明新劇」，連北京城裏警察廳，居然也下了告示來禁止開演，那還有什麼討論的價值呢？

易卜生一派的劇本，不能受中國社會歡迎的緣故，我已經在我那

篇「中國新劇劇本之商榷」裏頭討論過一下子，所以我今天不得不想到臘皮虛身上來了，至於我介紹臘皮虛劇本的原因：

（第二）滑稽劇是合着羣衆心理的，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法國人，美國人，阿非利加的土人，蘇州人，廣東人，都喜歡看滑稽戲，不要說別的，影戲大王却比令，就是最好的榜樣，……不像那易卜生一派的戲劇，在我們中國，當初只有幾個窮教員，「新青年」，在那裏拚命捧場，現在連他們也冷淡起來了。

（第二）滑稽劇是不分國際界限的，「意大利草帽」法國人看了發笑，德國人看了也發笑。我記得我第一次看見「意大利草帽」那齣戲，是在瑞士日奈瓦的一個戲院裏，大戰以前，日奈瓦差不多可以算得一個小小的萬國都會，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斯拉夫種族的人都有，英法意德的人，是更不必說了，可是那一天沒有一個人不拍手狂笑的，那末在

中國膿皮虛的劇本，未始不能博一個闕堂大笑呢。

但是我何以要提倡法國的滑稽劇呢？因為這是法人所擅長。法人的祖先，就是古洛滑民族，這一種人，向來抱樂天主義，一天到晚，總是喜笑顏開的，所以法國自從 Jodelle 起，到莫利安 Moliere 一直到膿皮虛爲止，都是滑稽劇大家，不要說別國，就是我們的東方淳于，恐怕也不能望其項背呢。

除了 Fabrice 以外，還有 Courteline, Lavedan, Tristan Bernard 都是現代很著名的滑稽劇家，不過比較起來，他們在法國戲曲史上佔的位置，沒有膿皮虛那樣的穩固，至於莫利安呢，更沒有介紹的必要，（第一）因爲時代隔得太遠了，（第二）莫氏的劇本，內中有許多詩劇，譯出來是毫無趣味的散文，豈不是太辱沒了他麼；不過膿皮虛劇本裏頭，往往有一種預備唱的 Couplets 這是在 Comedie-Vaudeville 司空見慣

的東西，可是譯起來，却很費事，所以我主張把他刪了，但是我們雖則不能「窺其全豹」，却於劇本的精神上，絲毫沒有損失的。至於劇本不分國際界限的問題，譬如有許多劇本，在本國是很受人注意，一到外國去試演，就沒有人來過問了，現在德國的表現派劇本，就逃不了這種命運，還有許多劇本，在本國裏也沒有人去理，可是在國外却非常受人歡迎，這裏頭也很有研究的價值。還有許多劇本，譬如 *Rostrand* 的詩劇，*Cyrano de Bergerac* 韻文的體裁，歷史的材料，同別種劇本，比較起來，更覺枯寂無味，何以反名震全球呢？

(第三)滑稽劇是同人的健康，很有關係的。現在我們中國，南北交戰，民窮財盡，東也鬧水災，西也鬧旱荒，略略受過教育的人，看了這種情形，那有不抱悲觀的道理，可是一抱悲觀主義，對於個人的健康，就有大的影響，……因爲「悲觀主義」四個字，是最容易戕賊人的身體比

「婦人」「鴉片」還要利害一點兒，……所以我主張提倡這種劇本，雖則是苦中作樂却也是斷斷不可少的。

以上三種原因，還不算什麼要緊，我所最注意的，是在實行一方面，照我剛纔所說，臘皮虛的劇本，既然是合着羣衆心理而且不分國界，如果我們好好的排演起來，一定是不致於失敗，況且現在新舊戲劇，既然都破了產，我們研究戲劇的人，不得不想出一種中國人向來沒有見過的東西來試驗一下子，要曉得純粹的滑稽劇，中國向來是很少的，但是我也承認這是一種過渡時代的辦法，可是話雖如此說，「意大利草帽」確是世界戲曲史上數一數二的杰作。

我現在所希望的就是我們將來能夠把那本「意大利草帽」排演一下

子……

宋春舫

民國十年雙十節上海時報擬出特刊，宋春舫先生與我譯了一本臆皮虛的獨幕劇「兩個都是胆小的人」，那時宋先生便做了這一篇序，對於臆皮虛的作風有很精確的批評。今春我譯了「迷眼的沙子」，原想再做一序。但是讀了宋先生的文章，覺得應說的都已說了，實毋須再做這種重床疊架的事了，所以借來一用。

譯者附記 十八年十月四日



# 迷眼的沙子

上場人物

拉底諾

馬蘭若

洛巴

弗雷德里

木器店主人

廚房頭兒

龔司當士 拉底諾之妻

柏郎士 馬蘭若之妻

歐美利 馬蘭若之女



(南)

亞力山大林 馬蘭若夫人之女僕

約瑟芬 拉底諾夫人之女僕

索非 馬蘭若之女僕

着制服男僕甲

着制服男僕乙

小黑奴

## 第一幕

「佈景」

馬蘭若家裏，中等人家客廳。  
一張小圓棹。

索非——那末，太太，不要魚了？

馬蘭若夫人（坐在圓棹傍，手中做着活計）——不要了……這一星期，老是刮風，魚價大概是大的了不得了……不過還得仔細點，肉不要買的大貴。

索——青菜呢？……現在豌豆將上市。

馬夫人——你總該知道新上市的東西是沒有味兒的……你還是做一盤白菜夾肉罷。

索——和上星期一樣？……



馬夫人——買菜回來，拿你的賬簿來。我們算一算賬。

索——是，太太。

(她由右下)

馬(由中門上)——是我，你早起好！我的妻。

馬夫人——你出去了麼？從那兒回來？

馬——我將去看一個病人。

馬夫人——你看病人！還提呢！……你醫治的總是那些街上被車撞倒或

由窗掉下地的意外病。

馬(坐下)——可是，今天有人六點鐘到家裏來請我出馬了。……我有一

個病人可以醫了。

馬夫人——那末，是個外國人罷？

馬——不……是個法國人。

馬夫人——這可是兩年來第一次，竟有人想到請你看病了。

馬——（歡然）我慢慢地出名了。

馬夫人——五十四歲，也是時候了。你願意我告訴你嗎？你的缺點就是不懂世故，不明瞭醫道是什麼東西！

馬——怎麼？

馬夫人——當上帝偶然給你送來一個主顧的時候，你總先說些話讓他放心……你先對他說：「這不要緊！幾天就好了。」

馬——爲什麼要嚇他？

馬夫人——用了這種方法，你老是好像僅僅醫好了一種無關緊要的病，一個凍瘡似的！我知道好幾個你的同行，那是真正的醫生！他們若接近了一個病人，那決不是兩天就完的事！他們立刻就說了：「這須要許多日子才能醫好，很多的日子！」並且他們召集他們的一個同行來共

同商酌一個辦法。

馬——那有什麼用？……

馬夫人——這位醫生下星期就要趕緊照樣回答他一下。……你看這就是招徠主顧的法子啊。

馬——（立起來）我，決不這樣辦！

馬夫人——你，因為你太老實，主顧慢慢地都跑了。末了祇剩了一個主顧……最後的一個……一個很忠厚的人……

馬——杜布兒先生……我們的鄰居？

馬夫人——他吞下肚一根針，自己也不知道是吞了針……你替他醫了十天……很好……情形很順手……然而你就糊塗到這樣，一天早晨對

他說了：「親愛的杜布兒先生，我簡直看不出你是什麼病。」

馬——但是我真看不出呀！

馬夫人——看不出的時候，應該說：「這個真麻煩……」啊，倘使我是

醫生……

馬——你該是怎樣一個賣嘴郎中。

馬夫人——幸虧上帝賜了我們兩萬二千佛郎一年的利息，我們不用靠你的主顧吃飯。他是何等樣的人，今天早起來請你看病的人。……

馬——（爲難狀）是……是一年輕的人。

馬夫人——好人家的人？

馬——（向一抽屜中取鈔票）是的……他有家眷……拿去，收起這四千佛郎。

馬夫人——幹什麼？

馬——我們客廳的傢俱不是換過了嗎？今天木器店來收賬。

馬夫人——（接過鈔票）啊，不錯的……然而，這個主顧？（她立起來）

馬——你真好管閑事……是與我們同住的馬車夫，他被馬踢了一腳……

這都告訴你了。

馬夫人——一個馬車夫？恭喜恭喜……明天該有人請你去醫馬了。

馬——你儘管取笑我好了！然而我給這人看了病，心裏很高興……和他

談話，我聽了許多消息……

馬夫人——什麼消息？

馬——有人在議論我們家的事。

馬夫人——議論我們？有什麼可議論的？

馬——不是議論我們；是說那天天來和我們女兒弄音樂的少年。

馬夫人——是說弗雷德里先生？去年夏天我們在包尼海浴場認識的那少

年？

馬——他們說他是歐美利的未婚夫。昨天晚上在門房裏，他們大家連結



婚的日子都給代定了。

馬夫人——噯唷，天啊！

馬——你看有時替馬車夫看病也是有益處的罷！

馬夫人——這怎麼好呢？

馬——這事須痛痛快快解決一下子……弗雷德里先生是很和氣，很氣概

……

馬夫人——哦！頂好的人……

馬——並且承他的情一星期七次來擦我們的鋼琴，然而應該開口了……

是開口的時候了，正是時候了。

馬夫人——怎樣讓他開口呢？

馬——歐美利是在發愁，也不吃東西。

馬夫人——我去請個醫生來？

馬——請醫生？我不是嗎？

馬夫人——噯唷，對，不錯的……（背供）這真沒有辦法，我總不能信任他。

馬——昨天，當弗雷德里先生與我們女兒合唱的時候，我暗地裏看見了他們在私遞眼風，很多情的眼風。

馬夫人——我告訴你說，我也替歐美利想到他了。

馬——我也想到的，這孩子我很中意……假若他的門戶是好的……

馬夫人——然而他不先開口……

馬——你放心吧……這已是他該來的時候了。……你這就要看見他夾着小音樂簿子來了。

弗雷德里（夾着音樂簿由中門上，向他們行禮）——馬蘭若夫人，馬蘭若先生……

馬——弗雷德里先生……

弗——早起好？

馬夫人——很好。

馬——很好。

馬夫人——（低聲向馬）和他說罷！

馬——（低聲）等我想一個話頭。

弗——怎不見歐美利小姐……莫非病了？

馬——沒有病，不過……

弗——（打開簿子）我給她帶來一首新歌……題目就有趣：最初的感嘆。

馬夫人——（咳嗽）噁……

馬——（向他的太太）知道了。（高聲）弗雷德里先生，您是一個好少年……

……我們，我與我的太太若要求與您談五分鐘的話，您總肯的罷！

弗——與我談話？

（馬蘭若伸手讓坐，大家又坐下。）

馬——弗雷德里先生，您是很聰敏的人，您不會不明白您到我們家來得

這樣勤……

歐美利（自右門上）——爸爸，早安！

馬（低聲）——不要說了……我女兒來了……

（弗雷德里起立）

馬夫人——您方才對我們說這首歌是風行？……

馬——是誰編的？

弗——一個瑞典人。

歐——歌名是什麼？

弗——最初的感嘆！

馬(急忙)——一個母親的，

馬夫人(急忙)——爲她的兒子。

歐——哦！這歌名怎麼這樣長！

馬夫人——歐美利，我的棉線忘在房裏架子上，去替我拿來。

歐——是，媽媽。

(她下；弗雷德里又坐下。)

馬(向弗)——我方才說到，您來得這樣勤，我們家又是有一個年輕姑娘的，有些人看了，不免要詫異……今天早晨就有一個看病的人，一個……

馬夫人——一位銀行老板……

弗——但是，先生……我在此一向的行爲好像是……

馬——很端正……那我是知道的……然而，您知道傍人是最易誤解……

歐(又上)——媽媽，棉線拿來了。

馬——(另換一種口氣)這是很好的(一種歌的題目……)一個母親在女兒搖籃的傍邊……她嘆氣，

馬夫人——真美。

馬——簡直是金石之聲！

馬夫人——歐美利，我的綉花針斷了，去替我另找一個。

歐——好，媽媽。(背供)這是第二次她擇我出來了！……哼！內中必有緣故。

(她下)

馬——我方才說人是最易誤解那些頂在理，頂純正的行動的……可是爲人父的應該明白地，誠實地將話說個明白，簡簡截截止息了這些謠言。

馬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很好！

馬——我們所希望於您的，就是一個正直的答覆。

弗（起立）——我應該先謝您，馬蘭若先生，今天先提起了這件我一向祇是因爲害怕而不敢提的事。現在我就毫不遲疑地向你們實說，我的確愛了歐美利小姐，我的最甜蜜的夢就是能夠娶她作妻。

馬夫人——（背供）我早就疑心到了。

馬（與妻一齊起立）——好極了，這就清楚了。現在我可以打聽您一些事嗎？

弗——關於我的家庭？我的職業？……很歡迎。我是律師。

馬——啊！請您原諒，我實在有點詫異您是律師……因爲我們相識也有兩個月了，您永遠是伏在我的鋼琴上……

弗——哦，我這個律師是一個……

馬——不出庭的律師？

弗——不！我掛牌不久……案件很少……

馬——那個我知道的……我不怪您。

弗——況且，我的地位是很自由的……我的父親原是一位富商，現在有了家私，不做事了……我是獨養兒子。

馬（背供）——哦！

弗——我對於歐美利小姐的愛情，我父母也知道，我認爲是毋庸隱瞞他們的。我希望不久我的父母就能到你們面前來當面請求，以息流言。

馬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他夠多麼能說……

馬（向他的夫人）——一位律師嗎！……（向弗雷德里）弗雷德里先生，我的太太與我，我們都很贊成您方才所提起的請求，這本來也是應該贊成的。



弗——啊，先生……

馬——不過從今天起我們請您幫一幫忙，暫時請您不要來……

弗——爲什麼？

馬夫人——人言可畏，弗雷德里先生，人言可畏！

馬——您過幾天再來……堂而皇之地來……喂！箒子帶了去。

（他由鋼琴上拿起箒子交弗雷德里。）

弗——既是你們一定要如此……然而我這幾天怎麼辦呢？

馬——可以到皇宮去走走……可以散心……

弗——哦！皇宮是不去的……我還是到博物院去繞個灣罷。

馬（背供）——倘使這人做了律師公會會長……

弗（行禮告辭）——太太……先生……（臨下的時候向馬蘭若請您轉告歐

美利小姐說我愛她，我崇拜她……只要我活一天……

馬（送他出來）是，是……以後再說……不要這麼大聲音！……

（他們由中門下。）

馬夫人——這是個好青年！

歐（由中門上）——那是一點兒不錯的，是個好青年！我很信跟了他一定可以快活的。

馬夫人（愕然）——什麼？……你說些什麼？……你怎麼知道的？

歐（不好意思）——我稍微聽見了些……不是有意……在門口找你的針那麼會兒工夫。

馬夫人（學她說話）——「……找你的針那……」偷聽話是不好的！

歐——哦！不要罵我；我告訴你一樁祕密消息。

馬夫人——一個祕密消息？

歐——昨天，你走去開窗的那麼會兒工夫，弗雷德里先生偷偷兒告訴我

他的娘今天早起要到咱們這兒來。

馬夫人——就是今天？

歐——借着看四層樓出租的房子，她先來看看咱們家，再求婚。

馬夫人——幸虧客應收拾好了。

歐——還有他的老爺子，拉底諾先生，他也要來的，找我爸爸看病。

馬夫人——他有病？

歐——不！這無非借此認識爸爸……可不要告訴人……誰也別告訴……

這是一樁秘密！

馬夫人——你放心罷。

馬(上)——好孩子！心眼兒好！

馬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馬蘭若！

馬——幹什麼？

馬夫人（低聲）——不要告訴別人……這是一樁秘密……拉底諾夫人今天

早上要借着看出租的房子到咱們家來。

馬——這真想不到！

馬夫人——還有她的男人，要請你看病。

馬——這是試探我們來了。

馬夫人——他們願意先知道我們是什麼人，然後再進行……這也是很在理的。

亞力山大林（由右門上）——太太，有一位太太要見房東，爲四層樓的房子。

馬夫人——喂！她來了！

馬夫人（急忙地）——等一等！（向亞力山大林）趕快拿我的有花邊帽子，我夜晚帶的帽子。

亞——我這就去！（她下）

馬夫人（向歐美利）——把圍裙解下來……天啊，你的頭怎麼梳的這麼不好……讓我來給你的頭髮捲捲好。

馬（愕然背供）——她怎麼了？

亞（復上）——帽子來了。

馬夫人（坐下）——替我帶上！你看我正在這兒忙呢。（亞力山大林替他女主人帶帽，女主人替歐美利捲髮，歐美利跪在地下。——向亞力山大林說）再望後帶一點兒！……馬蘭若，給我拿個別針來！

歐——爸爸，拿個別針來！

馬夫人——快一點兒啊！

馬（拿針過來）——來了！（背供）她們怎麼了？……

馬夫人——好了……請罷！（亞力山大林下——低聲向她的丈夫）當着這位太太千萬不要「你拉你拉」的說話，要說您。

馬——爲什麼？

馬夫人——因爲太俗……像平民——（向她的女兒）你，坐到鋼琴傍邊，頭望後仰着，更快地捺！

歐（坐到鋼琴邊）——快捺？

馬夫人——捺呀！

（歐快捺鋼琴；馬夫人神氣活現坐在一把靠背椅中，手裏綉着一樣

活計）

馬夫人（向歐）——夠了，姑娘，你看有客來了。（她起立）

拉底諾夫人——真真對不住；我來的不是時候……您是馬蘭若大醫士？

馬——不錯，太太。

拉夫人——我來看四層樓的房子。

馬夫人——請坐。

拉夫人（坐下，馬夫人也坐下）——太客氣，太太……我怕我來的不湊巧，打斷了小姐的音樂。

歐——那兒的話！太太。

拉夫人（向馬夫人）——這位是令嬖？

馬夫人——是的，太太。

拉夫人（背供）——弗雷德里沒有看錯，她果然很好！（高聲）我看小姐是音樂家。

馬夫人——杜柏賚士的學生。（杜柏賚士是法國名音樂家。譯者註）

馬（背供，驚異狀）——噫！

拉夫人——啊！……杜柏賚士是她的先生？……

馬夫人——他一會兒就來哩。

馬(向他的妻子)——你這兒唱些什麼？(譯者註：意即你在這兒瞎說些什麼？)

馬夫人(急忙)——猶太婦人裏的一段。(向拉夫人)我們先生問他的姑娘唱什麼……她唱的是猶太婦人裏的一段。(作手勢示意於馬蘭若，馬至右面坐下)

拉夫人(背供)——這家根基很深！比我們家好！

馬夫人——我有這麼一個原則，就是請教師要請第一流的……所以當歐美利將學畫的時候……

拉夫人(向馬蘭若)——您的小姐也會畫？

馬(爲難狀)——是的，好像是……您問我的太太罷！

馬夫人(指壁上的一張畫)——您看這張小風景畫怎麼樣？



拉夫人(起立)——是一幅油畫！

馬夫人(起立)——她鬧着玩畫的。

馬(背供)——哦！這可太厲害了！

歐(背供)——媽媽不知存了什麼心思？……

拉夫人(細觀畫)——真像……真鮮明！……簡直是畫家畫的。

馬(背供)——我相信這話……原是朗布奈的手筆……我花兩千佛郎買的。

拉夫人(背供)——好，好家教！(高聲)這房子，還閑着罷？

(她們復坐下)

馬夫人——過些日子就閑了……我們先生預備叫人粉飾哩……(向她的

丈夫)你不是打算這樣嗎？

馬——您還不知道……(忽然改口氣)您知道我今日已約好了工程師了。

馬夫人——請您注意那小客廳；現在很不像樣。

馬——該糊什麼布，您自己選就是了。

歐（背供）——爸跟娘嘔氣了嗎，爲什麼說「您」？

拉夫人——租價是多少？

馬——四千佛郎。

亞力山大林（上，驚慌的樣子）——先生，有人來了；是一位看病的。

馬夫人，馬蘭若，歐美利（背供）——老頭兒來了！

（三人一齊起立）

馬夫人——一個看病的！有什麼稀奇？……

亞——不過，這是第一次……

馬夫人（急忙）——他是第一次來看病？好了！給他這個牌子。有不少人

等着哩，他不能先看。（在寫字檯上寫了一張紙）給他這個號頭……十

六號。

(亞力山大林下)

馬(背供)——你們看我的太太真有兩下子罷！

拉夫人(背供)——十六號！這麼些看病的人！

馬夫人——我們先生一分鐘的閑工夫都沒有……早半天在官醫院；正午

回家吃飯，幾乎坐下吃的工夫都沒有……門診起頭了，從這時起一直

要到三點鐘。

馬——然而，吾愛……

馬夫人——我告訴您，您這簡直是不要性命了……過後就是出診，東西

南北，那兒都去……一直到晚纔回來，累得什麼似的……您以為他該

休息了罷？不，不！他還要編他的那部大著作，預備在醫學研究院裏

公開講演的。大家都在那兒盼望這部書哩！

馬(否認的樣子)——然而，太太……

馬夫人(急忙)——隨他們盼望好了！見他們的鬼！您也不是受他們支使的！（向拉夫人彷彿報告一樁祕密事似地）是關於胸部各病的一種論文

……一個很偉大的問題！

馬(背供)——她實在應該嫁給賣嘴郎中作老婆。

拉夫人——這真是什麼生活呵！（向馬蘭若）您從來也不出去散散心？

馬——唔！我的太太說的太過了，

馬夫人(攔斷他話頭)——一星期兩次……若是冬天……我們請朋友來喝

一杯茶……

馬(背供)——更好了！現在又加上晚茶會了！

馬夫人——星期二與星期六……預備下音樂……來的都是巴黎著名藝術

家……我的先生也給他們看病……友誼地……您明白了罷？……

拉夫人——怎麼！白看？

馬夫人——唉……藝術家嗎……但是這些先生們很高興……簡直可以說是當作一樁應盡的職任來赴我的茶話會……他們都很勤地來，很勤地！

馬（背供）——邪了！邪了！

拉夫人（背供）——多麼有趣的家庭！

馬夫人——我很希望，太太，倘使您真撥了過來，肯賞光參觀我們的小茶會！

馬（背供）——她請下她了！

拉夫人——賞光不敢當，太太……您太客氣了！（背供）這是上等社會！

馬夫人——您要走了嗎，太太？

拉夫人——是的，要走了！不過我希望不久能再來……能夠和這樣一家

清高，可敬的人家接近，能更永久，更密切地來往，太太，我真高興極了。

馬夫人（行禮）——太太（叫人）巴底斯特！巴底斯特！

馬夫人（向她的丈夫）——您派我們的當差的出外去了嗎？

馬（驚癡狀）——當差的……我？沒有。（背供）我們從來也沒有僱過男人！

馬夫人——這些當差的，只要用着他們，總是不在的（叫人）亞力山大林！亞力山大林！（向拉夫人）對不起的很，太太……（亞力山大林上）  
送這位太太出去……

拉夫人（背供）——多麼大的排場……他們肯要弗雷德里做女婿嗎？（高聲）太太……先生……小姐……（彼此行禮，拉夫人下。）

馬——她可走了！（他略向台中間走幾步）

歐——媽媽，講給我聽聽……

馬夫人——你現在可以再繫上你的圍裙，去安排糖菓……去罷，孩子！

歐——是，媽媽。（背供，一面向外走）可是我並沒畫過油畫！（她下）

馬——啊，現在我們倆說一說……我不必安排糖菓的，我……我希望你能明白講與我聽……

馬夫人——講什麼？

馬——咳，講你那一陣胡吹牛呵！爲什麼告訴那位太太說杜柏實士是你女兒的教師……我們連認識都不認識他！

馬夫人——也許當時應該照實說她是格魯毛的學生的……這著名的格魯毛！

馬——原用不着說明她的教師是何人啊……就如這副圖畫一樣，你硬說是歐美利作的！

馬夫人——說了怎麼樣呢？

馬——然而這是郎皮奈的手筆呵！

馬夫人——沒有落款。

馬——唉！這也算是一種理由……等到結過婚兩個月，他們向你的女兒說，你那從沒有拿過畫筆的女兒：『你將這個好風景……連那些母牛一起……寫在一張畫裏。』她怎樣回答？

馬夫人——很容易的。按普通規矩，年輕的女子只要一結婚，就不留心美術……歐美利只須說看了顏色神筋就痛，她就此與圖畫一分兩開，

不完了嗎！

馬——『不完了！』還有我呢：我的關於胸部各病的偉作？

馬夫人——只要說是正在印刷中……等到一有了一家印刷所着火……

馬——還有你硬派在我身上的這些看病人呢？



馬夫人——那是我的不對……等這位太太再來看我們的時候，我將實在情形告訴她就是了……」太太，我替您介紹，這是馬蘭若醫生，醫科大學的飯桶……他老是替馬車夫義務看病……這是馬蘭若小姐，她能讀，能寫，能算。我就是馬蘭若太太，自己縫長袍，很仁慈地替丈夫修補舊衣服……」

馬——用不着說的這樣詳細，也用不着扯那些誑……你願意我實告訴你麼？這是驕傲，這是喜愛出風頭！你想擲把沙子迷傍人的眼。

馬夫人——的確的……我承認。

馬——啊！

馬夫人——然而，我這不過是看傍人的樣而已……人人都在抓了「撮」撮的沙向傍人的眼裏擲，過這一生……人爲什麼要裝飾？就是爲迷傍人的眼。

馬——那兒的事！

馬夫人——就是你自己……你自己覺不出來……你也是服從這種公衆的  
引誘力。

馬——我？

馬夫人——你記得你繫表的那根小純金鍊子嗎？

馬——記得的，怎麼樣？

馬夫人——那鍊子是那麼細，那麼細，細得你羞帶它……你將它藏在你  
背心的裏面。

馬——怕丟了呵。

馬夫人——決不是怕丟，是怕被人瞧見！我們後來換了一根……很粗的

……就是這一根：你手正摸着它……你將它擺在外面，你帶着很得意

……

馬——你真瘋了！

馬夫人——可是你決不肯說出它是假金的。

馬（急忙）——住口……不要響！

馬夫人——這是一把迷眼的沙子！讓我捉出來了；榜人的沙子也是一樣捉得出的！……要說咱們的女兒……就是那條純金細鍊子……很簡單，確是真貨色，很謙虛不驕傲……所以沒有一個人注意……世界上珠寶客人是這樣少……讓我來替她添上一點光，立刻有人拜倒了……

（指了鍊子）就彷彿你這根鍍金的鍊子。

馬（背供）——她說的這片話裏，却有點真道理！

亞（上）——先生！

馬——什麼事？

亞——那位先生……第十六號等得不耐煩了。

馬——啊，對了……我們將他忘了，這可憐的人！請他進來罷！

馬夫人（急忙）——不，還不能呢……他是第十六號。……（向亞）你向他說先生正看着第十四號哩……

馬——啊！你以為我在看十四號？（向亞）好，向他說我看十四號罷。  
……

馬夫人——把你的錢袋給我……

馬——我的錢袋……幹什麼？

（他給她錢袋）

馬夫人（將袋中金幣分置各處）——這個盤裏十個……棹上三個……鋼琴上兩個！

馬（驚奇狀）——你幹什麼呢？

馬夫人——在名醫家裏不都是這樣嗎？

馬——對了，這是他們迷人眼的沙子——……

馬夫人——此刻，你去坐在你的寫字檯上……要記得，神氣要嚴重，不可和氣……少說話，要知道你是很忙的！……我走了……叫第十六號

……（又回來）唉！不要忘了他是沒有病的人……不要弄錯了！

馬（坐在寫字檯旁）——你放心吧罷！（馬夫人自右下）

馬（自語）——她很能幹，我這太太（大聲喊）請十六號進來！

亞（開左門高呼）——十六號！

拉底諾（上，背供）——真等了好大一會兒！直等了三刻鐘！……

馬（看都不看，一面寫着字）——坐下！

拉——先生，我謝謝您！……（他坐下，——背供）他開方子呢！陳設

真不錯，此地！……

馬（仍寫，也不看拉）——坐下！

拉——謝謝，已經坐下了！（背供）想起來了，我健得和牛一般……我向  
他說些什麼好呢？

馬（擱下筆，轉身向拉底諾）——讓我看看，您什麼病？

拉——先生，差不多有八天了……

（有人在左面擊門，連擊數下）

馬（高呼）——就好了，等一等！（背供）這是我的太太在那兒敲門，爲的

好使人相信有奸些人等看病！……

拉（背供）——第十七號等得不耐煩了！

馬——您說罷！

拉——差不多有八天了，說是說八天，實在有九天……我坐火車到聖日  
耳曼，回來的時候也是坐火車。回到了家裏，我的太太對我說：「你  
的臉何以這樣紅！……你莫非病了？……」我回說：「我不能算是正

「式有病……但是我覺得不舒服，不爽快……」我就洗一雙腳……就這  
樣得了病了！

馬（背供）——看他像個老實人！（立起來）您覺得怎樣不舒服？

拉（爲難狀）——天呵！很多的小苦痛……一會兒在這邊，一會兒在那  
邊。

馬——頭不痛？

拉——不痛。

馬——胃口？

拉——很好。

馬——肚腹？

拉——很好。

馬——讓我看脈怎麼樣？

(他拿起他的手)

拉(背供)——哦！他的表鍊多麼好看！我從沒有看見這麼粗的！

馬(很滿意的神氣)——他看我的錶鍊呢！……

拉(背供)——一看就知道這不是一個到處尋生意的倒霉郎中！

馬(以耳貼拉的背)——呼吸……用力！用大勁！

拉(背供，起立)——我很願意知道他編派我什麼病！

馬——夠了；我看得很清楚您是怎麼一回兒事！

拉——是！(背供)他要替我大放血了！

馬——我的親愛的先生，您絕對什麼病也沒有。

拉——哦？(背供)他很成——……真是很成！

馬(坐在寫字檯傍寫字)——我這就給您開一個調養的方法。

男僕甲(穿華麗的制服由中門上)——先生！



馬——什麼事？（背供）他從那兒躡出來的，這一個？

拉（背供）——他有一個穿制服的男僕！

男僕甲（用銀盤托着一封信）——這是一封信，孟德費斯哥公爵夫人派人送來的。

馬（拿信，很驚訝的神氣）——給我的？（背供）我不認識她！

（他起立）

拉（背供）——他給公爵夫人們看病！……

馬（看信，背供）——咳，我太太的字跡（向拉）您允許我讀信？

拉——請便，請便！

馬（背供，讀）——『高聲讀此信。』（說話）原來應該讀出來的。（高聲

朗誦）『親愛的大夫，是您救了我的命……』

拉（背供）——我若有病，我一定信託這個人的。

馬（讀）——「我總也無法報答您。請您賞收這四千佛郎，聊表謝忱的萬一。」

拉（背供）——四千佛郎！一下子！

馬（背供，將鈔票塞在衣袋內）——這是我交給她付木器店的錢。

拉（背供）——他隨隨便便放在衣袋裏了……我準知道他那些衣服裏都塞滿了鈔票的！弗雷德里配這門親多麼好啊！

馬——啊，還附着一段話。（讀）「大夫啊，您竟不肯做研究院會員？……

……可是您只要開聲口就好了……」

拉（崇拜萬分的神氣）——哦！那您就開這聲口罷，開聲口罷！

馬——我是不愛虛榮的！（有人敲左門）再等一刻！就好了。

拉（背供）——那邊人不少呢！（高聲）我告辭了。……

馬（由棹上拿起一張紙）——這是您的方子……（讀）「紅葡萄酒，排骨，

煎牛肉……」

拉——唉！這是一張飯館子的菜單。

馬（將紙交他，向他行禮）——先生……

拉（摸出錢袋，背供）——我本想送十個佛郎；然而有公爵夫人比著，實在太少了……弗雷德里配這門親有多好啊！……說不得了……我送二十個佛郎罷……（他偷偷地將錢放在圓棹上的盤裏）他大概沒有看見！（他又拿起那二十佛郎，使錢觸盤作聲。馬點首示意。背供）他看見了！……

（他向台裏走幾步）

木器店主人（突然由左上）——我可進來了！我來了！

馬——您是誰？您有什麼事？

木——該輪到我了……我是十七號。

馬（驚訝狀，背供）——原來是一位看病的！一位真看病的！……

拉——大家爭着搶着來看病！

木（向馬）——先生，我病了好久……

馬——對不住……我就給您看了。……

拉——大夫，我走了……

馬——對不起，不送了……

拉——那兒的話！不要客氣！（背供，向外走）弗雷德里配這門親真不

錯！太好了……他們也許不肯和我們這種老百姓結親！……（高聲）大

夫，再見了……（他推開中門，由台下可以看見那個男僕送他出去。

——拉向男僕不住地行禮。）謝謝！留步罷。（門又閉上）

馬——現在就剩下我倆了！……您方才說你病了好久……

木——哦，現在好一點了……（遞一張紙與他）這是我開來的客廳傢俱的

發票……

馬——什麼！客廳的傢俱？

木——我是木器店裏的人。

馬——這是怎麼回兒事！

木——是太太囑咐我叫我充十七號……這很巧妙，您做的事。

馬（辯駁）——我告訴您說，這事實是在是瞞着我做的。

木——這不要緊的……那一行沒有鬼？就是我……

馬——先生……請您相信……（背供）我太太毀了我了。

木——您看這是我的賬單，共計是四千佛郎……

馬——您等我攷查一下子……哦！哦！一張靠背椅，一百五十佛郎！

……

木——這很公道了。

馬——椅子八十佛郎！太凶了！

木——怎麼！您還要還價嗎……在我幫了您這一次大忙之後！

馬——幫什麼忙？

木——咳！那個十七號呢！我是您的小小的第十七號哩！

馬（不耐煩）——好了，就是罷！……您簽上收字罷！（他在棹上拿一筆，給他。）

木——我立刻就簽！

（他在圓棹上簽字。）

馬——（將鈔票交他）——錢拿去。

木——謝謝！（數鈔票）有一句話對您說，大夫，下次您若要人……我可介紹給您的兄弟……好吃懶作事的人……

馬——幹什麼？

木——他自備有一套禮服……他要的代價也不大。

馬——夠了，不要廢話了！……錢付您了……我不再留您了。

木（向外走，背供）——不管怎樣說，他是一個老滑頭！

（他由中門下。）

馬（自語）——實在，我的太太讓我幹了一件受人笑罵的事。……

馬夫人（上）——你錢付了木器店了？

馬——付了……那十七號。

馬夫人——我那個主意真妙……

馬——恭喜你！……你使我在這人的眼中成了一個賣嘴郎中。

馬夫人——哦！一個開木器店的！

馬——還有那穿制服的大漢呢……

馬夫人——怎麼！你就不認得他了？

馬——不認得。

馬夫人——就是二層樓的男僕嘛。

馬——他神氣很好！（變口氣）可是你要使我成了這一所房內的話柄了！

他一定要去亂說的，這是不可避免的。

馬夫人——送公爵夫人那封信，總該要一個人啊……

馬——提起公爵夫人那封信，我實在沒有別話可說：很有趣，話也說得

好……尤其是臨尾那兩句……

馬夫人——「大夫啊……」

馬——「你竟不肯做……」

馬夫人——「研究院的會員？」拉底諾先生聽了該做出什麼樣的神氣？

馬——他呆在那裏了……你還不知道……他看了我的表鍊呢。

馬夫人——我敢說他們兩位都看得眼花了……高興極了！



馬——是嗎？

馬夫人——並且明天，決過不了明天……我們就要聽見他們的消息。

馬（看見他的女兒上）——住口！歐美利來了。

歐——媽媽，沒有碎糖了。

馬夫人——給你，這是貯藏室的鑰匙。

馬（向歐，歐正預備出去）——唉，你不同我親面？（歐與之親面）我的小

寶貝！……你父親爲你真吃了苦了！

歐——怎麼回事？

馬——現在不能說……你不要外面去說……這是祕密事。

歐——你放心罷。（背供）準是爲婚姻的事。（高聲）哦，我也不打聽這

事！你走過來……你大衣上有一顆鈕子快要掉下來了。

馬——你肯給我縫兩針麼？

歐——很願意的……我這兒正有黑絲線。

（馬脫大衣，交歐，歐坐下縫鈕子。）

馬（背供）——她多麼好啊！哼……倘使我是拉底諾太太……（指正在縫鈕子的他的女兒）我是要如此這般地痛她的。

索非（挾一筐上）——我回來了……我從菜市回來。

馬夫人——你真去了不少時候！

索——太太算算賬不？

馬夫人——算的，把你的賬簿給我！

索——給您，太太！（她將賬簿給她的主人，將她的菜筐放在地下，）

株白菜露在外面。）

馬夫人（坐在棹上，算賬）——「十五日——牛奶，銅元兩枚；兔一隻，

銅元五十枚……」（說）好貴呀！



索——太太，冤身上有病哩。

馬(手持新聞紙)——有病？

索——是的，先生。

馬——我一點也沒有知道。

馬夫人(繼續讀賬)「先生的背帶銅元五枚。」(說)怎麼，背帶？

索——那銅環不是碎了嗎？

馬(背供)——孟德費斯哥公爵夫人若看見了這一幅家庭瑣碎圖，作何感想？

馬夫人(繼續)——「十六日——白菜一株，銅元十八枚……」(喊起來)  
十八枚銅元！

索——是捲心的，太太。

亞(急忙上)——太太……來客了！

全家(起立)——來客！

亞——拉底諾先生與太太。

馬夫人——他們？

馬——這樣早？

歐(背供)——多麼快活啊！

馬夫人(向亞)——請！(亞下。將賬簿交還索非，並對她說)——去罷，  
趕快！

(索非由右下)

馬——我的大衣！

(他急穿上大衣)

馬夫人(向歐)——你，快過去擦鋼琴……頭向後仰，快快地擦……  
嚟！天啊！還有這個菜筐子？……

（她拿了菜筐，滿台亂跑，要藏起這筐子；她終於將筐塞在棹下，將棹毯放下以掩之。歐快捺琴。拉底諾夫婦自中門上。）

（拉夫人衣盛服。拉先生衣禮服，白領帶，白手套。）

拉夫人——太太！……

拉——大夫！

馬夫人（向拉夫人）——真想不到，高興得很！您決定租這處房子了？

拉——不，我們不是完全爲這事來的……（背供）天啊！我心直跳！

馬（向拉）——您那點小病變重了？

拉——謝謝，沒有厲害起來。

拉夫人——我們是爲別的事來的……

馬氏夫婦（故作驚訝狀）——爲別的事？……

歐（背供）——老爺子繫了白領帶，穿了禮服……是來求婚的！

(大家坐下：歐立鋼琴傍邊。)

拉(很感動狀)——我們有一件事要報告你們，一件……(向他的太太)你

說罷，你！

拉夫人——親密而隱秘的事……

歐——媽媽，我的圖畫教師在那兒等我呢。

馬夫人——你去罷，孩子！

馬(背供)——你說她聰敏不聰敏！

歐(行禮告退)——太太！……先生！……

拉氏夫婦——小姐！……

(歐下)

馬——現在就賸我們了！

拉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說罷！鼓起勇氣來！

拉（低聲）——說也沒用……他們不會答應的。

馬夫人——我們這兒恭聽呢。

拉（神色不安）——先生，太太……我有一子，一個獨養兒子……弗雷德里……

馬——我們認識的。

馬夫人——一位很丰采的少年——承他賞光，我們這幾個客廳裏，他是常來的……

拉（低聲向他的夫人）——聽見沒有，客廳都有好幾個……他們決不會答應的。

拉夫人（向她的丈夫）——只管說你的！……

拉——這年輕人本是一個律師，一見了令媛，您那位千金，就忍不住想要攀這門親……若能與府上……人人起敬的人家攀了親……他不勝榮

耀……我們也榮耀之至。

馬夫人（故作驚愕狀）——噢！

馬（也愕然）——有這回事！

拉（低聲向他的夫人）——是不是！你看見了罷！我們走罷！

馬——先生，不瞞您說……像這樣一個問題……突如其來地提出……我們實是不大想得到的！

拉（低聲向他的夫人）——走罷！

馬——婚姻是一樁應該十分仔細的事……請容我們商量一商量……想一想。

拉夫人——那兒的話……那是當然應該的。

馬夫人——過幾天我們再給你們回音。

（大家起立）



拉(背供)——他們沒有回絕!(高聲)唉，太太!唉，大夫!……唉，我的太太。

馬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看見沒有，沙子的效驗?

馬(低聲向他的夫人)——真靈，我也相信了!(很高聲向他的夫人)請你……請您派老媽子告訴聽差的叫車夫套車，佩亮兒及麥查那兩匹馬……

……公爵夫人請我吃飯!

拉氏夫婦(讚嘆狀)——公爵夫人請吃飯!

馬(背供)——擲到眼裏去了!……

(第一幕完)



## 第一幕

「佈景」

拉底諾家的客廳：左壁爐及棹子，右一窗及一小圓棹。

拉底諾（立着）——你願意知道我的意見嗎？這門親不成了！

弗雷德里（依棹寫字）——唉！這是從那兒說起！

拉（向弗）——你不要慌……接着給我開發票罷……頭腦不清楚是辦不了的。

拉夫人（坐在右面織毛物）——我很怕你父親所說的不幸而言中！

拉——你看從我們求婚那一天到如今，這是十五天了……還不見有回

音。

弗——那怎麼樣？

拉——即此可見他們的身分太高，我們仰攀不了。他們家裏是那種排場

啊！……

弗——然而我從來沒有留心過……

拉——那是當然的……一個情人！你只看見那小姑娘了。然而我，我看見了那個穿制服男僕：總有七八尺高的那麼一個人！

弗——這是那兒有的事！

拉——一定是七八尺！……什麼也逃不過做父親的這雙慧眼。

拉夫人——還有，那位小姐是跟杜柏賚士學音樂哩！

拉——她原可以這樣辦的！有了這麼一位爸爸，一下子就收入四千佛郎的爸爸……我數過的……並且從從容容彷彿放眼鏡套似地就將那筆款放在了衣袋裏。

弗——這又有什麼關係？

拉——你知道他是何許人……你想他的女兒的那人是何許人？

弗——是一位醫生呀！

拉——是的，一位醫生……但是一位只要說一句話就可以做科學研究院會員的醫生……倘使他肯說那一句話……他立刻就入了研究院了。還

有他那一條表鍊……你留神他的表鍊了嗎？

弗——沒有。

拉——你一樣也沒有留神！你想他這樣一位大人物能與一個從前賣糖食的兒子結親嗎？

拉夫人（起立）——爲什麼老是這樣愛提起你從前是賣糖食的？……

拉——這並不是可恥的……我雖不到處向人傳說，但是我並不以這行職業爲恥。

拉夫人——可憐的兒！我看不必再指望這門親了。

弗——可是他們並沒有回絕，媽媽……你拿他們的靜默就當作了……

拉——大人物的靜默就是窮人的教訓喲！（換一種語氣）不要忘記寫門窗！

弗——你們求婚的第二天，我到他們家去的時候，馬蘭若先生對我很好；他教導了我許多關於我的職業的話……他勸我專管佔用民產一類的案件。

拉——這本是一類很有出息的案件！

拉夫人——馬太太不是還對你說：「這很奇怪！令堂何以從來也不到意大利戲園去？……我還沒有在那裏遇見過她。」

拉——當天，我就去包了一個廂，長期三個月……價錢很敲竹槓，這戲園裏！

拉夫人——這是一種暫時的犧牲。

（她又坐下）

拉——我早明白這個。……人若一心想踏進這樣一個家庭的門內，各事都應當漂漂亮亮地做。所以當你一告訴我說到意大利戲園是不便步行的……我趕緊賃了一部包月馬車……價錢更敵人了！

拉夫人——這也沒有法子，習慣是如此麼！

拉——我並沒有抱怨什麼；事情原應該漂漂亮亮地做的……不過向使許我自己挑選……我決不會選這個戲園的！

拉夫人——這是什麼緣故？

拉——因為這個戲園老演同樣的劇……你看我們去了四次……四次都是黎哥賴多！還有一節，劇詞是意大利文……一點兒也不懂！

拉夫人——你不懂！

拉——你也不懂啊！你雖只管喊『好啊！好啊！』好讓人注意你，但是我斷定你不能將戲情講給我聽哩。

拉夫人——我是讚美音樂呵！

拉——算了罷……到了第二幕，你眼就睜不開了。

拉夫人（急忙地）——我雖閉眼，可是並不睡着；我那是聚精會神地欣賞呢。

拉——算了罷！那兒是欣賞？簡直是打呼呵！

弗——然而父親啊，我們借此可以看見馬蘭若夫婦……和他們的姑娘。

拉——是的，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包廂裏向他們點頭；他們在他們的廂裏向我們回禮……不過如此而已！像這樣可以一直挨下去，挨過無數無數的黎哥賴多！並且，還有一樁事，我是絕對不贊成的！

拉夫人——什麼事？

拉（起立）——爲讓馬蘭若家相信我們的交遊廣大，你逼着我讓我向一大灘從沒會面過的人行禮。



拉夫人（起立）——他們不也回你的禮嗎！

拉——不是個個都回的……那一天我遇見了一位駐外全權公使……我向  
他，這樣一舉手……

拉夫人——他怎樣？

拉——他呀，他用眼角瞪了我一眼，那副盛氣凌人的樣子啊……這是很  
難受的！

弗（起立將一些紙交伊父）——爸爸，給你這些發票。

拉（將發票放在衣袋內）——謝謝你，孩子！

拉夫人（向弗，弗取帽。）——你出門？

弗——是的，有點兒事。

拉——喂，你坐了馬車去好了……是包月的……應該使用它……

弗——你不用？

拉——我？從來也不用的。弄這麼兩匹大馬，整天在院子裏踢地……把院子的石板都踢壞了。

弗——回頭見！（背供）歐美利昨天是到森林公園去的……她今天也許仍在那裏。

（他下）

拉夫人——我要寫信給我的裁縫了。

拉——幹什麼？

拉夫人——讓她給我送衣服來。

（她自左下）

拉（獨自一人）——是的，做衣服，爲到意大利戲園去！帶了胸飾的衣服

……黎哥賴多……這仍是很敲人的！等月底結賬再看罷！

洛巴（自中門上，兩耳帶着環）——早安！拉底諾！

拉——喂，洛巴叔！

（他們握手）

洛——家裏人全好？

拉——全好。弗雷德里剛才出去。

洛——我的姪婦呢？

拉——她在家哩。待我去叫她。

洛——不，不要驚動她……我是路過這兒；我只有一忽兒工夫……我三

點鐘還要到拍爾西……等一條煤船來。

拉——老是做生意！您總也不休息了？

洛——愈遲愈好……拉底諾，你須知道，一個人若是只帶了十二個銅

元，跑到了巴黎……先從碼頭上幹起……因為我是從碼頭上幹起的

……

拉——那我知道……那我知道……（背供）這真古怪，自從我在那一種社會裏常去走走，這洛巴叔，我就覺得他很俗氣了！

洛——然而我並不因此，而增長氣焰。

拉——唔！（背供）他兩隻耳環真難看！

洛——因為我常和自己說：『一個人的身份是勉強不來的。』

拉——喂，這個東西帶着不麻煩嗎？……

洛——什麼東西？

拉（指耳環）——這個傢伙！

洛——不；我從小就帶的……你嫌它難看？

拉——我沒有說這話，不過假若您是嫌它麻煩，……您很可以把它除下來的。

洛（愜然）——謝謝你，我並不嫌麻煩。

拉——（背供）他一定要帶！

洛——我方才對你說「一個人的身份是勉強不來的，比方你，你從前是一個賣糖食的……」

拉——不必說了！

洛——我，我是做木頭生意的……

拉——不必說了！

洛——怎麼？

拉——用不着提起我當初是做糖食生意的，也用不着喊叫您是販賣木頭的。

洛——我並不以我的職業爲羞……請你找出一個比這再好的職業來看！

拉——美的很！您的職業美的很！

洛——既是如此，那末？

拉——不過人人不能都操……這個優美的職業……

洛——那是一定辦不到的。

拉——那末，當您大聲喊叫說：『我是一個做木頭生意的！』時候，就彷彿您是在對他人說：『你們這些糊塗虫！你們做不了木商，你們……』

……看我，我可是木商！……』這是賣弄自己的地位呵！

洛——哦！要是這樣，那我就不說了！（掏出表來看）兩點半了！再會罷，我一忽兒還回來。

拉（愕然）——啊！

洛——今天是你妻的生日……四月二十二。

拉——噢！真的，我倒忘了！

洛——回來的時候，我到花市灣一灣，買一棵橘子樹來……

拉——是的，那是您年年必送的禮！

洛——也就是這樣頂好！

拉——您回頭在我們這兒一起吃飯罷……沒有別的客。

洛——就是罷！不過不許客氣。

拉——您放心罷！同您，我們不會客氣的。那末準六點鐘？

洛——就是這麼辦了。喂，我想起來了！那弗雷德里……你們還不想給

他成家嗎，這孩子？

拉——現在也許正提着哩。

洛——一門好親？

拉——再沒有那麼好的了！

洛——一個做木頭生意的女兒？

拉——差不多！不過不幸，進行的不很順手，有點費事。

洛——那應該上緊催着點兒！你要不要我去見一見女家？

拉——不用，謝謝您。（背供）他若和公爵夫人遇在一起！……

洛——你知道我會對你說過：『我無兒無女，我是一個有錢的人；等結婚的那一天，我要送一份禮，一份很重的禮！』

拉——這位好心眼兒的洛巴叔！

洛——再會！要緊的是不要說起那棵橘樹，好讓你的妻子猛然一見……  
拉——決不說，放心罷！

（洛巴下）

拉（獨自一人）——多麼慈善的人啊！他也許要送弗雷德里十二套銀的刀叉哩。但是可憐的孩子！他的婚事情怕不能成……我們期望的太高了，可惜！

約瑟芬——外面有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要見您。

拉——他們有沒有說姓什麼？



約——是馬蘭若先生和太太。

拉（跳起來）——他們？……啊喲！啊喲！我的太太那兒去了？……（向

約瑟芬）等一等，不要讓他們進來！（大聲喊）龔司當士！龔司當士！

拉夫人（急忙上）——天啊！出了什麼事了？

拉——他們來了！

拉夫人——誰來了？

拉——老頭兒同老太太……怎麼辦？

拉夫人——應當請進來……他們是給回信來了。

拉——親自來！……你以爲？

拉夫人——是啊。（向約瑟芬）請他們進來！哎喲！天啊！椅上都蒙著布

套哩！

拉——是的，布套！趕快除下布套！（向約瑟芬）等一等！……先不要

請！……你先幫我們除布套！……（三人共解布套）這是什麼事！這是什麼日子！

拉夫人——要胆大點兒，要鼓起勇氣來！要緊的是不要同我「你啦你啦」的說話，要說您！

拉——爲什麼？

拉夫人——爲的是跟他們一樣！（向約，約正將布套擲在隔壁房內）請罷！

（約瑟芬下）

拉（向他的妻子）——坐到鋼琴傍邊，快地地擦！（看見當中一椅仍蒙着布套）哎唷！我們贖下了一個套子沒除！

（他急忙向椅子跑過去，馬氏夫婦上）

拉夫人（向馬夫人）——啊，親愛的太太，我真高興見您！

馬——我們真應該狠狠地自責……我們應該早來答拜你們。

馬夫人——不過我們先生老是那麼忙……那麼忙！……

拉夫人——請坐罷！

（大家坐下）

馬——我們今天不能見着拉底諾先生？

（拉在台的這一頭，正竭力捲藏布套，後來將套塞在一個木箱裏。）

拉——我在這兒呢！……我這就過來了！（馬起立）我正在我的書房裏。

（行禮）大夫，親愛的太太，貴體安康！

馬夫人——還不錯，……就是有偏頭風。

拉夫人——和我一樣……我也半邊頭痛的不得了。

拉——我也是這樣，半邊頭痛的不得了。

（拉坐下，馬也坐下）

馬夫人——明天，你們到意大利戲園去嗎？

拉夫人——哦！那是一定去的，一定去的！

拉——明天什麼戲？

馬——黎哥賴多！

拉——那更好了！那更好了！

馬夫人——那齣戲的音樂是百聽不厭的！

拉——千真萬真！

馬夫人——尤其是那末一段！……

全體——哦！妙極了，妙極了！

馬夫人——還有那一段慢唱呢？

拉——哦！那真是堂皇富麗！堂皇富麗！堂皇富麗！

馬（背供）——我這位親家是個戲迷；我，我同我的太太一樣，對於音

樂，是一竅不通的。

(大家靜坐片刻)

馬夫人(向馬)——吾愛，我們在這裏耽誤拉底諾及太太的時光哩！

拉夫人——那兒的話！

拉——我一點兒事也沒有……我已不做生意了！

馬——啊，原來您當初是經商？

拉——是的。

馬夫人——那一種商業？

拉(爲難狀)——我……我是……

拉夫人(急忙地)——開糖廠……我們先生當初辦糖廠。

馬——啊！這是上流工業！

拉(背供)——賣糖食……開糖廠……總都沒有離開糖！……

馬夫人(背供)——凡開糖廠的都是百萬財主!(大家又靜坐片刻)大夫，您忘記了我們是來給回音的……

馬(起立)——對了!(做出一副正經的神氣)太太……先生，十五天前，蒙你們向我們提出一樁要求，我們深以為喜，也深以為榮！……

拉氏夫婦(鞠躬)——大夫……馬蘭若太太！……

馬——對於令郎，對於府上，我們在各處都打聽過了。我們打聽的時候，並沒有露出調查的形式，這個你們可以放心的。我們探聽的結果，覺得既承你們台愛，向我們求婚，我們就不該忽視這種好意。(他坐下)

拉(起立感動狀)——我此刻預備說的話，我想，很可以代表拉底諾太太的意思……我自己的意思……我的小兒弗雷德里……律師……的意思。我一面說，一面心裏感動得至於……至於……您總該理會得到……

……因爲我這種感動真是所有爲人父應有的感動……而馬蘭若太太呵，您是爲人母的……我要說的話就是：『大夫，請您領受我們全家的默佑，及親密的感謝，我們這樣的人家是……是……我也不必再說……是這樣……』（言語模糊）總而言之，你們肯與我們一起在舍間用晚飯嗎？

（大家起立）

馬夫人（愕然）——什麼？

馬——怎麼！……就是今天？

拉夫人——哦，那是多有趣啊！

馬夫人——改天罷……將來再說罷！……

拉——若肯賞光……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拉夫人——就是家常便飯！

拉——大夫，倒是怎樣啊？

拉夫人——馬蘭若太太？

馬——我們不好再推辭了，不過有一個條件……

拉——什麼條件？

馬——就是請你們一點也不要客氣。

拉——好了，依您。

拉夫人——只是我們每天吃的便飯……一樣也不多添！（她按鈴叫人）您

允許我叫人？（低聲向將上來的約瑟芬）趕緊到皇宮街施威飯店裏叫店

裏的廚房頭兒來！

約（愕然）——怎麼？

拉夫人——趕快！趕快！

（約瑟芬下）



馬夫人（向拉夫人）——一言爲定，我們是誰也不打扮了。

拉夫人——是的，此刻穿什麼，回頭還穿什麼。

馬（向拉）——現在我想同您談幾分鐘的話，我的親愛的拉底諾。

拉——奉陪，奉陪！（背供）——他叫我拉底諾，不稱「先生」了。倘使有一天我們能和好友一般地你啦，我啦地談話，多好！

馬——我們應該談一談我們這一段小事。

拉（背供）——一定是談婚嫁費！（高聲）我希望我們不至於有困難的地方。到我的書房裏去，好不好？

馬——拉底諾，您先請！

拉——那兒的話！（他讓馬先進，背供）他叫我拉底諾……我此刻還不敢就叫他馬蘭若。

（他自左下）

拉夫人——啊！弗雷德里真要快活煞了！

馬夫人——我們兩人說句私話，我的姑娘也不是不喜愛他。

拉夫人——這可愛的姑娘啊！我一定當自己女兒般痛她！

馬夫人——我們先談一談他們新家庭的佈置，好不好？

拉夫人——很好，很好。

馬夫人——從明天起，我們就着手替他們尋一所房子。

拉夫人——尋一所樓下的？

馬夫人——哦，樓下太低了……三層樓上罷。

拉夫人——三層樓太高了。

馬夫人——那末二層樓？那總要五六千佛郎。

（她們坐下）

拉夫人——姑且算六千佛郎。

馬夫人——（由小皮包內拿出一張卡片）——請您等一等，讓我來記在這張片子上……（寫）房租，六千佛郎。

拉夫人——裝飾品……這很要緊的。

馬夫人——一個常與某種社會來往的婦人，要沒有四五千佛郎，很不容易對數下來……我就用那麼多錢。

拉夫人——我也用那麼多……就算六千罷。

馬夫人（記賬）——裝飾品，六千佛郎。（背供）很好，她很爽氣。

拉夫人（背供）——我去年一年只用了九百佛郎，拉底諾還要責備我。

馬夫人——還有車……您想他們可以有一個車嗎？

拉夫人——唔！（背供）這要看婚嫁費是不少的。

馬夫人——一個年輕婦人若必須在爛泥裏面踏來踏去，這是很討厭的，

尤其是穿了現在通行的這種長袍。

拉夫人——那是不能走路的！……好在街上有的是車。

馬夫人——出租的馬車？哎唷，您千萬不要提起那些難看的東西！

拉夫人（急忙）——我沒有提起啊。

馬夫人——又黑……又窄！……

拉夫人——又髒！要了我的命我也不肯坐的。（背供）我老是要腿。

馬夫人——我想，弄一輛小馬車……

拉夫人——兩匹小馬……

馬夫人——一個馬夫……

拉夫人——算六千佛郎罷。

馬夫人（記賬）——馬車，六千佛郎……（背供）這些開糖廠的，都是黃金

鋪地的！（高聲）家用雜費，飲食……

拉夫人——也算六千。

馬夫人——夠了……（將各款加在一起）六，十二，十八，二十四，一共兩萬四千佛郎……我看這樣可以了。

（她將卡片放在棹上）

拉夫人——這並不算太多。（背供）他們總要拿出一筆很大的蠢資來哩。

（她們起立）

馬（自左上，後跟拉底諾）——就是這樣了，拉底諾，我們一言爲定。

拉——好，一言爲定，馬蘭若！（背供）我太冒險了。

馬（向兩位太太）——我們都商量妥了。……

拉——不錯，都妥了，馬蘭若。

馬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多少婚費？

馬（低聲）——十萬佛郎。

馬夫人（背供）——不再多了？……

拉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多少奩資？

拉（低聲）——十萬。

拉夫人（背供）——就這麼點兒？

馬夫人（低聲向丈夫）——我們出去罷，我有話對你說。

馬——對不起，我們要先出去一會兒，去看幾個病人。

拉——給公爵夫人看？

拉夫人——我們六點鐘恭候了！（向馬夫人）千萬不要打扮呀！

馬夫人——就是罷。（行禮）太太……

拉——回頭見，馬蘭若！

（馬氏夫婦由中門下）

拉——一樁好事結束了。

拉夫人——十萬佛郎，這真是開頑笑！

拉（愕然）——什麼？

拉夫人——太小氣了！十萬佛郎！

拉——但是我也只出那麼些啊！

拉夫人——其中的分別大哩！我們的孩子是有職業的……他是律師！

拉——然而他總也不出庭的。

拉夫人——他不出庭，是因為沒有案件啊！

拉——對的（作思索狀）——不過沒有案件，不就和沒有當律師一樣嗎？

拉夫人——案件慢慢地會來的；前程是不能限量的！……我不明白你何

以會答應下這樣一個數目！

拉——少年夫婦能有一萬佛郎的年利……也就不錯了！

拉夫人——非窮死不可！

拉——豈有此理！

拉夫人（將掉上的卡片給他看）——你看看這個好了。

拉——這是什麼東西？

拉夫人——這是孩子們的預算，你們在那邊的時候，馬蘭若太太寫，

拉（讀賬單）——房租，六千佛郎……裝飾品……馬車……兩萬四千佛

郎！

拉夫人——將來還要生出小孩來哩！

拉——那有什麼要緊？這篇預算可以取消的。

拉夫人——哦！假使馬蘭若小姐是一個尋常的姑娘，從小在秩序與節省

的原則裏長大的……跟我們一樣……是一個中等人家的小姑娘，那就

都好說了……但她是從杜柏資士學音樂的，會畫油畫的……連替男人

縫一顆鈕子都不會的人……



拉——這倒是真的，提起做針線……

拉夫人——她只會擦鋼琴……從小是綢呀，花邊呀裏大來的。……因此要住二層樓，要一輛馬車，一個車夫……這些，我都不覺得壞，不過既是這樣，就該陪嫁一筆很重的奩資！

拉——你先用生氣！弗雷德里很愛那女孩兒……我們不如勸他取消了這頭婚事，你看怎樣……

拉夫人——談不到取消的話！馬蘭若家是有錢的……很有錢的……僱得起穿制服男僕的人家！

拉——這個，一點不假，我親眼見着的，有七尺多八尺那麼高！

拉夫人——所以讓他們多拿出點錢就是了。你應該同那老頭兒再談一談……他回頭來嗎？

拉——來的……如此說，要我再同他談一談？

拉夫人——怎麼！你好像不明瞭似的……

拉——明白的，明白的！……不過很難對一位大人先生說「我出十萬佛郎，是夠了！但是你出十萬佛郎，是不夠的！」這話非常不好說。

拉夫人——那算什麼！他是好虛面子的，激他一激就好了……應該用面子來拘他……你先承認加添一點……就把他逼上這兒了。

拉——皆因我們只贖了一萬七千佛郎的年利，加添也加添不了好多了。  
拉夫人——可以說明送一樣物件……一樣不很值錢的東西……

拉——送十二份刀叉，銀的。（背供）洛巴叔的那十二份。

約瑟芬（上）——您叫的施威店裏的廚房頭兒來了……

拉夫人——讓他進來！

（約瑟芬下）

拉——龔司當士，我用不着叮囑你一切均要漂漂亮亮地辦罷？

拉夫人——你放心好了。

廚房頭兒(上，行禮，穿着禮服)——太太！

拉夫人——先生，我們要請客吃飯。

拉——一個大宴會……

廚——多少位？

拉夫人——我們是……是六位。

拉——可是你須照着十二個人做……我們請的是一位大人物……是馬蘭

若大夫……你當然聽見說過的，是不是？

廚——沒聽說過，先生。

拉——這也難怪，請他看病的都是一些場面上的人。

廚——我替太太想了些菜在這裏：兩樣湯……蝦醬湯，皇后湯。

拉——裏面有特魯夫香菌嗎？

廚——沒有，先生……湯裏沒有放特魯夫香菌的。

拉——可惜！

拉夫人——還有呢？

廚——正菜是……

弗雷德里(上)——我回來了！

拉氏夫婦——弗雷德里！

拉(起立)——你不知道？……他們來過了。

弗——誰？

拉——馬蘭若夫婦。

弗——唔！

拉夫人——那小姐對你是滿意的。

拉——她的父親，母親也滿意你，一切都說好了。

弗——真的嗎？

拉夫人（張臂等着）——啊，我的兒！

（母子抱吻）

拉（張臂等着）——還有我呢？

弗——我的父親！

（父子抱吻）

廚（爲難狀，背供）——我夾在這兒不大方便罷！

（他向台裏走幾步，看一張畫。）

拉——我已請他們今天來吃晚飯。

拉夫人——我們正在這兒商量菜……

拉——這是廚房頭兒！噢！他上那兒去了？喂！先生！……

廚（走過來）——對不住！……

拉——(向弗)我們將說到正菜……你幫着我們想罷。

廚——正菜是……桑包式的蘭河鯉魚，外加特魯夫香菌。

拉——好極了！……

廚——再加耳環小蝦米。

拉(忽然)——哦，糟了！

弗及拉夫人——怎麼了？

拉——我請了洛巴叔了！……提起耳環蝦米，我纔想起他來。

拉夫人——他？那是萬不可以的！

弗——什麼緣故？

拉夫人——我們不能把他同馬蘭若家放在一棹吃飯的！

廚(背供)——我在這兒實在不大方便！

(他走向裏面看圖畫)

弗——然而那是我的叔祖，這麼好的一個人。

拉——是的，不過他不是我們這社會裏的人……頭一件，他吃飯同別人不一樣……他刀子放到口裏面去。

拉夫人——他拿自己的叉到大盤裏去叉東西。

拉——還有，他酒倒在湯裏喝！這也許於胃有益；然而看了着實難受。弗——這都不能算理由。

拉——孩子，你要細想想！我們這兒正做一個犧牲，預備一場大宴會；莫非故意要弄糟它嗎？……因為簡單一句話，你想洛巴叔見了一盤柔包式的蘭河鯉魚該怎麼好？他簡直成了一顆白菜了。這麼好的席上，你願端上一盤白菜來嗎？

拉夫人——我們明天請他好了。

拉——吃贖下來的菜……好，就這樣辦。現在我們接着商量菜罷。……

鯉魚以後是？……（尋廚房頭兒）咳！他又上那兒去了？（叫他）喂！先生！……他老是走開！

廚（走近來）——對不住！……

拉——鯉魚以後是？

廚——煨牛脊加新鮮豌豆……

拉——有特魯夫香菌？

廚——那隨您的便。

拉——唔！……

廚——烤食是黃烤中國野雞……加特魯夫香菌。

拉——這很好！（向弗）你想到嗎，洛巴叔面前若是擺了一隻黃烤中國野

雞，該是什麼境像？……他一定要手足無措了，這個人！

廚——跟了烤雞一起上來的，我原本想預備一個魯古魯式的特魯夫香菌



……然而你們已有很多的特魯夫香菌了。

拉——那不要緊的，那不要緊的！……

拉夫人——你只管預備魯古魯式特魯夫香菌好了……啊！我前不多幾時

曾在一家店裏吃飯，刀叉是一道菜一換的。

廚——到處都是這樣的，現在。

拉夫人——不過我只有二十四份刀叉……

拉——我的刀叉不要換就是了。

弗——我的也不換。

拉夫人——我的也不換。

廚——可以一面換一面洗的。

拉——對啊！（背供）他很聰敏！……（高聲）什麼點心呢？

廚——我替你們預備一盤高供在盤中的餅。

拉——要很高很高的東西！

廚——是一座菠蘿密做的南京塔，塔頂上立一個糖做的中國人。

拉夫人——那總該很有趣！……

拉——這個賣多少錢？

廚——六十四佛郎。

拉——啊！這可不對啊！……糖食我是內行，我從先是……

拉夫人（急忙）——好了！回頭再說罷……容我們仔細想一想。

廚——太太那時要，那時現成。香濱酒用什麼牌的？……麼唉得還是寡

婦？

拉夫人——寡婦？

拉——那個寡婦？

弗——就用克里格寡婦罷。……這是頂好的牌子。

拉——賣什麼價錢？

廚——十二佛郎……麼，唉，得只賣六佛郎。

拉——那末，回頭再說罷……容我們仔細想想。

拉夫人——正六點要開飯的。

廚——太太放心好了。

(廚作出門狀)

拉(叫他回來)——喂！先生！

廚——先生？

拉——有二樣菜，我是非要不可的……不過我不知道它叫什麼，頂末了

纔上來……是一盆熱水，裏面有香草，可以喝的……

廚——那是洗手水。

弗——不能喝的。

拉——噫！我，我喝了。

廚（下，背供）——這羣沒開世面的人！……

拉——我想我們這頓飯很不錯了。傍人要大大地談論哩！

拉夫人——我們忘記了頂要緊的事了。

拉——什麼事？

拉夫人——馬蘭若家裏一個穿制服的男僕，我們也要弄個穿制服的出來。

拉——對的。

弗——那有什麼用？

拉——事情要漂漂亮亮地辦。

拉夫人——（背供）——二層樓的房客……那個在殖民地長大的人……到鄉下去了，僕人都留在家裏哩……要是能夠……（高聲）弗雷德里，你

來，我有事叫你做……

弗——我來了，媽媽。

(他們二人同下)

拉——要一個穿制服的！……我們只有約瑟芬哩！

洛巴(上)——是我！

拉——洛巴叔！

洛——我來早了，但是我餓得很！……

拉(背供)——這可巧了！還得想個法子委婉告訴他不諳他的話。

洛——我路過勒沙士店，進去買了一塊餅……交給約瑟芬了。

拉——這個好洛巴叔，您還要惦着我們。

洛——牛肉火腿的。

拉——哎唷，天啊！我想起來了……

洛——什麼？

拉——請您老老實實回答我：我彷彿剛才請下您吃飯了，是不是？

洛——是啊，一點兒沒錯。

拉——是不是！我早就知道了。

洛——怎麼樣？……

拉——怎麼樣，不成了，我們今晚有人請吃飯！我的妻子剛才提醒我。

洛——啊！這很麻煩！

拉——是在白朗沙家裏。沒法兒推辭……他們新弄到了野味。

洛——那我明白。

拉——那末，您不惱我？

洛——這是那兒的話，我們倆！……不過我的餅呢？

拉——明天吃好了；我們準等您來吃。

洛——就是那麼辦！再見！好好地玩兒罷！

拉——明天見！

洛（又回來）——想起一個主意來了！……我正有話要同白朗沙說……我

也許今天晚上去和你們一起喝咖啡……

拉（背供）——見鬼了！

洛——晚上見。

（他由中門下）

拉——這下子可好了！他到了白朗沙家裏找不着我們，一定要鬧得滿城

風雨！

弗（上，拿着許多書及一個顯微鏡）——你看這是我們買的東西。

拉——你們買了些什麼東西？……

弗——這是照像簿子……媽媽叫我把它放在迎面棹上……傍人以爲都是

我們的朋友的像了。

拉——這是個好主意。(翻閱照像簿子)巴麥斯登爵爺！……高爾斯柴霍

夫伯爵……維爾奈奧來士……雷荷塔爾……

弗(給他看一個小木盒子)——這是給你的。

拉——什麼東西？……一條練子？

弗——掛你的表的。

拉——我看比馬蘭若的那條還粗點！(將表掛上)好極了！傍人看了一定

要驚異的。

弗——這是假的……不要告訴人。

拉——假的！……(作思索狀)仔細想來，假的既是和真的一樣……那就

不是假的了。(一個高大僕人穿了制服拿兩盞點着的燈上——向弗雷

德里)這是什麼玩藝兒？你認識他嗎？



弗——不認識！

拉（向僕，僕已將燈放在壁爐台上）——朋友，你是由那兒來的？

男僕——我是二層樓的僕人。

拉——啊，很好！（向弗是借來的！……他很神氣！（看着男僕，男僕下）不過沒有馬蘭若家的那個高大。

（此時聽見車聲）

弗（跑到窗口）——一輛車！他們來了！

拉——我的太太沒在這兒！（叫）龔司當士！龔司當士！

（中門大開，一個小黑奴在門口招待）

小黑奴——先生……馬蘭若太太到，馬蘭若先生到。

拉（背供）——現在又弄出一個黑奴來了！……婦人們真懂得佈置！（上

前迎馬氏夫婦）先生……太太……小姐！……

弗(行禮)——歐美利小姐！……

馬夫人(低聲向馬蘭若)——他們有一個黑奴，你看見了沒有？……

馬——看見的。這些開糖廠的，是沒有一樣辦不到的！……

拉(向馬夫人)——啊！親愛的太太……這可不應當呀！……

馬夫人——什麼？

拉——原本約定了不裝扮，您可打扮得這樣鮮明！我那小宴會要爲之滅

色哩。

馬夫人——哦，這是很隨便的服飾呀。

拉——我的太太是不打扮的……我準知道她回頭要埋怨您哩！……您看

她來了！(看見他的太太打扮得花枝招展，衣服顏色異常觸目上來，

背供) 哎喲！糟糕！簡直是一道七色的虹！

拉夫人——親愛的太太……您來了，好極！

馬夫人——我們老早就想來了。(背供)說好不打扮，可是裙上三道花邊

……真不講信用！……(高聲)您好漂亮的裝束。

拉——比不上您……(背供)黃金色的袍子……說話不算數！

弗——媽媽，我們到客廳去，好不好？

拉夫人——很好。

(弗與歐美利下)

馬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留住拉底諾先生，同他談一談婚費！

馬(低聲)——是。

拉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你同老丈人留在這兒，同他談一談奩

資。

拉(低聲)——你放心罷！

拉夫人(手指客廳門)——太太請！

(她們二人由右下)

拉(背供)——膽我們兩人了……真不好開口，這件事！……

馬(背供)——這事怎麼提呢？

拉(走近馬身傍)——我的親愛的馬蘭若，您肯賞光來吃飯，您真好。

馬——您請的那樣摯誠！

拉——因為我喜愛您這個人啊，我！

馬——我也喜愛您！

拉——(握馬的手)——這個好馬蘭若！

馬(握拉的手)——頂好的拉底諾！

拉(背供)——這半天說的都是感情話……離題更遠了。(高聲)方才我們

說到婚嫁費，僅表面地談了一談……

馬(背供)——他自己自提起來了！(高聲)誠然，很隨便地談了談……您

方才提的是十萬佛郎。

拉——哦！這個數目，是我隨便這麼一說而已……這並不能作準的。

馬——我原說哩……一位開糖廠的……

拉——還有您哩……一位名醫……一下子就收進四千佛郎……

馬——我？

拉——我數過的……我實告訴您說，我預備再犧牲一下子……我再添上

一份銀檯面！

馬（愕然）——啊！

拉——您怎麼樣？

馬——我嗎？客廳裏壁爐上的裝修歸我罷！

拉（愕然）——啊！（背供）不明說是不行了！（高聲）馬蘭若，有一樁事我

們應該知道……就是樣樣都增了價了。

馬——這倒是的；從前一年一萬佛郎收入，過的很舒服的人，現在便很窘了。

拉——可不是嗎！我們不願意我們的孩子過窘日子罷？

馬——當然是不願意的啊！

拉——那末，您看見嗎，您的女兒，您的愛女買一件長袍或一個披肩都要打算盤仔細想一想了！

馬——還有您的兒子……您的獨養兒子，他被逼得想急法子過日子了。

拉——哦！不必談我的兒子……一個男子總會得自己設法……不過她……

……可憐的孩子！她是您的快樂，您的寶貝……因為您不是很痛您的女兒嗎？

馬——差不多與您痛弗雷德里那麼厲害。

拉——是的……不必提弗雷德里……我們談歐美利罷……實在應該給這

孩子預備下一個綢與金的生活。

馬(感動狀)——哦，我替她謝謝您！

拉——因此我下一個決論，就是應該增加婚嫁費。

馬——這正是我的意思。

拉——那末……該添多少您自己定一下子好了……我無不預先認可。

馬(背供)——啊，很好！您說買賣人凶不凶！(高聲)我想要是一共給十

五万法郎……

拉——啊！馬蘭若……這是不夠的！

馬——那末，就是二十万罷。

拉(起立)——好了，算數！我，我拿出銀檯面，您拿出二十万佛郎。

馬——這是怎麼回事！……原說是您出錢啊。

拉——我？這是什麼話！

馬——爲什麼該我，而不該您？

拉——因爲您所處的地位是……一個有馬車，有穿制服男僕，在意大利戲園有包廂的人！

馬——但是您也有馬車，包廂，並且還有一個黑奴……這更費錢哩！

拉——我，我……這不能與您相提並論！

馬——這是什麼緣故？……莫非您是擺的空心架子？……

拉——不，不！我的地位是很好的！是好極了！

馬——既是如此，公公道道應該我們倆出一般多的錢……每人二十萬佛

郎……〔背供〕我本有兩萬二千佛郎的年利，這一來只贖一萬二千佛郎了。

拉〔背供〕——糟糕！我本有一萬七千佛郎的年利，現在只有七千佛郎了

！這是萬不可能的！



馬——你還要遲疑……爲這麼一筆小款子？

拉——我並沒有遲疑！多十万，少十万……您想這於我有什麼關係？我簡直出三十万罷！您看我遲疑的如何！

馬（愕然）——啊！三十万？……

拉（背供）——我要逼得他自己打退堂鼓……然後我就借此打消婚約！

（高聲）您退却了？……

馬——一點也不退却，我這兒仔細想哩！（背供）三十万佛郎，這是辦不到的！現在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提高數目，提到他說出一個不字……

那時就好取消婚約……（高聲）我提議出四十万。

拉——這不夠……五十万罷！……

馬——這不夠……六十万罷！……

拉——不夠……

洛巴(抱了一顆橘樹上)——什麼！六十萬佛郎！

拉(背供)——洛巴叔來了！我正要說一百萬！他不來，我一定是說了……  
……(高聲)這是馬蘭若先生，未來的親家。

馬——我們正在這兒談婚嫁費。

洛(放下橘樹)——怎麼回兒事！……您出六十萬佛郎？(向馬行禮)啊，先生，恭喜，恭喜！

馬——但是拉底諾先生也出這麼多啊！

洛——怎麼，你？

拉(爲難狀)——當然啊。

洛(向拉)——恭喜你！我倒不知道你這樣有錢！

拉——怎樣有錢！怎樣有錢！我境況是寬裕的，那是一定……然而誰叫我遇見了……百萬財主……而且他又逼得很凶……

馬——喂！這話不對，先生……我並沒有逼……倒是您……

拉——我？……我僅說我出一份銀檯面，而您從那兒就開下去了……

馬——什麼！我開下去了？我說的是我担任客廳裏壁爐的裝修……而您

答應了一聲「啊！」冰冷地應了一聲。

拉——我答應了一聲「啊！」，那是我的權利所在；可是我並沒有冰冷

地答應。

馬——噢！先生，這可不對……

拉——是您自己不對……

洛——總之，你們是同意了？……

拉——我們是同意了，您願意這麼說，也可以的，不過我並沒有冰冷地

回答。

馬——您的確是這樣說的！

拉——沒有說，先生！

馬——說的，先生！

拉——我看明白這樁事了，您願意我告訴您嗎？

馬——很愛聽。

拉——那我就說了。您是找一個藉口，想打退這門親事。

馬——什麼，我找藉口？……

拉——是找藉口！一定是這回兒事。不過我，我是一個君子人……

馬——不見得比我更君子！

拉——也許！然而我是不要藉口的，我乾脆告訴您說罷……

二人（二齊）——退婚罷！

洛——喂！先生們，用不着發火！

拉——我沒有發火！（背供，滿意狀）成了，推翻了！

馬(背供，滿意狀)——這事辦妥了！

洛——見鬼了！你們辦事真來得快！就這樣退婚了！(向拉)幸而你的兒子是不愛馬蘭若小姐的，對不對？

拉——他不愛！……他不愛！……他愛的，……他愛的很！然而這算什么？

洛(向馬)——歐美利小姐是不十分愛弗雷德里的？

馬——不十分……就是說……她對他有一種傾向……我是不瞞人的……

然而……

洛——然而這又算什麼，是不是？

馬——我沒說這話，請您原諒……

洛(大怒)——不，我不能原諒！你們都是只好虛面子的人，驕氣十足的

人！……

馬——先生！

拉——洛巴叔！

洛——我忍了一刻鐘了……非發出來不可……十五天以來，你們只是想

法子，互相朦混，互相扯謊，互相欺騙……

二人（一齊）——怎麼？

洛——一點兒也不錯，的確是互相欺騙，因為你們互相應允的婚嫁費，照你們的力量是拿不出的，對不對？你們神氣活現地過一種不是你們應有的日子，應有的繁華！

拉——可是……

洛——沒有什麼叫『可是』……我由你們的僕人那裏都打聽明白了！我若要打聽什麼事，我就找僕人談天……這是我的方法。

拉——他們能告訴您什麼話？

洛——第一樣，我在廚房裏遇見了一個黑奴……一個黑奴混在廚房裏……這是很憐的！還有，拉底諾先生也居然弄了一輛包月車，意大利戲園裏也有了一個廂！拉底諾會到了意大利戲園了！

拉——這不是戲園嗎？

洛——使你煩悶的戲園！

拉——啊！

洛——我沒有說錯，這戲園是使你煩悶的……也使你的太太煩悶！……

（指着馬蘭若）也使這位先生煩悶！

拉——事已如此，實說了罷！倒真是聽不懂。

馬——我承認意大利的歌劇是……

洛——那末，爲什麼在那裏包廂？……

馬——那是我的太太，她……

拉——是太太們……

洛——爲是假充闊人，出鬼風頭！賣弄有錢！這年頭兒，原通行這個；你拿沙子迷我的眼，我拿沙子迷你的眼，大家賣弄有錢，竭力地鼓肚子，充闊人，和氣球一樣……等到虛架子撐到頭了……還不肯彼此老實說穿，說：『我們是兩個好好的老百姓……兩個中產人家……』而寧可犧牲自己兒女的前途，兒女的幸福……一對小人兒是相愛的……但是你們兩人却回答說『那算什麼？……』『晚安，再見了！……』（作欲下狀）

拉——（急忙拉住他）——我的洛巴叔，不要走！（感動狀）我的洛巴叔……您耳上有耳環……您沒有智慧，沒有學問……（拍胸）但是您有這一個！

馬——「哦——這可不假。」



拉(很感動狀)——您這番話打動了我的心，將我的心翻了一個身！您證明了我是一個只配由窗口擲下去的父親(指馬)連他也是……然而這個不是我的錯……這是我妻子的不好；我不能饒她！(慈祥狀)我向您立誓，假若以後……將來……您再看見我失足在這條路，這條……這條

……(忽然)最後一句話，您肯同我們一起吃晚飯嗎？

馬夫人——喂！先生們，你們把我們擲在這裏不管了？

拉——啊，我的太太來了！走過來，太太。

馬(厲色向他的太太)——走過來，太太。

拉夫人——什麼事？

馬夫人——怎麼了？

拉(向他的太太)——你是有罪的母親……一肚子的虛榮心……然而這  
個年頭兒通行這個！

馬——大家賣弄有錢！

拉——鼓了肚子充闊人，和氣球一樣！

馬——而不屑犧牲孩子們的幸福，前途！

拉——因為孩子們的確是相愛的……而她們偏說：『這算什麼？』爲人母的就是這樣！晚安，再見罷！

馬夫人——哦！你這是什麼病啊？

拉夫人——請你說個明白……

拉（大聲）——拿出你的毛織物來！……因為，先生，我的襪子都是她織的。

（他走到她的面前）

馬（大聲）——但是我的太太也這樣的，先生。

拉夫人——怎麼，您織襪子，太太？

拉——不錯的！……打倒假面具罷！……我，拉底諾，從前開糖食店……

……不是開糖廠！

馬先生夫人——怎麼？……

拉夫人——喂！朋友……

拉——你不要管我！字號是銀比龍。（她就在店裏管賬，贈與兒子十萬

佛郎婚費！

馬——該我來了！我，馬蘭若，無人請看病的醫生！

拉夫人——怎麼？

拉——那公爵夫人呢？

馬——我今年只看了一個馬車夫，還是白盡義務的……贈與女兒十萬佛

郎奩資！

洛——讓我來！我，洛巴，木商，到巴黎來的時候，袋裏只有十二個銅

元，贈與姪孫十萬佛郎！

弗——哦！好叔叔！

歐——好叔叔！

拉——準知道他有這麼一下子！

廚(上)——飯齊了！

洛——來吃罷！

拉——等一等！

大家——什麼事？……

拉——因為我定了一棹毫無意識的菜……我想了慚愧！……六樣有特魯

夫香菌的菜！……

大家(帶責備的口氣)——哦，拉底諾！……

馬——您是一個有家室之累的人！



拉——也許可以退還給施威店的？

大家——不能退的！

洛——我反對退還！

拉——好了，來吃罷……這可以當作我們的懲罰！入席罷扶了！太太們！……

〔男子手扶太太們走入飯廳〕

全劇終

# 迷眼的沙子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版 二千册  
實價四角五分

原著者

E. M. Labiche

翻譯者

趙少侯

發行者

上海望平街  
新月書店

版權  
所有

87

722142